

# 以書取暖

疫情稍緩，惟寒流襲港；港島街上雖然依然是人人口罩半遮面，預防輸入病例擴大和傳染，但出街市民顯見多了不少。超市內迎節過年商品堆積如山，殘年急景氣氛瀰漫櫥窗、街巷。終於，香港漸漸恢復了她昔日美麗模樣。

沉靜的書市也在春於遠方的呼喚下慢慢復甦。雖然再也罕聽到昔日那種暢銷書榜重磅圖書暢銷、一紙風行的消息傳來，讀者郵購某一本書的事情不斷告急。像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金會這樣的業界社團，就不時為屬下會員着想：四月，租費全免地在新蒲崗社區商場舉辦和發動幾十家文化單位、書商的小型展銷；七月，為會員在香港書展爭取適當的權益；時序進入冬季，又以巨大的氣魄，發起一個名為「惜書家園·助夢飛翔」的捐助圖書的活動，獲得巨大的成功。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關部門舉辦了捐書儀式，場面感人。共有二十八家文化、出版創意產業單位共捐獻了價值約五十萬港元的圖書和文化用品，接受機構是關注弱勢族群的新家園協會。代表約一千個基層家庭的十幾位小朋友也上台和捐助機構代表們一起合影。人人臉上洋溢着開心、幸福的笑容。

香港的讀書風氣，一向只是一般，這些年在港鐵車廂中，不少港人都在刷手機，主要是玩遊戲或睇片，看報紙和讀書的人少之又少。不過難能可貴的是香港的兒童依然保持讀書的熱情。曾經有好幾年，聯合國公布，香港兒童的閱讀得分都在前幾名，雖然可能帶有被動性，與家長的壓力有關，但只要走進各社區的公共



HK人與事  
東 瑞

圖書館的兒童圖書角，就可以看到不時都有人滿之患。最令人激賞的還是，社區的公共圖書館，還長了腳，增設了流動服務。他們安排了汽車圖書館，定時到各社區，給香港家庭以借書和還書的方便。我就看到很多家長陪同小朋友走進貨櫃改裝的這類流動圖書館。在任何社區圖書館借的圖書，還可以就近在這一類到你家樓下的流動圖書館歸還再借新的。

在這次的捐贈儀式上，看到十幾位小朋友，不禁聯想起自己的子女一路成長，無不和課外閱讀息息相關。小時候，每遇香港書展，都會給他們幾百元書費，讓他們進場自由選擇喜歡看的書，也從不帶功利性。而書籍給予他們各方面潛移默化的滋潤，尤其是心靈方面。這確實非常重要，需要未來十數年我們才看到在他們身上產生的作用和影響。

如果說疫情對各行各業帶來衝擊，那是如假包換的事實，比如圖書過剩壓倉，佔據空間，非常浪費，沒能到達讀者的手上，無異於廢紙一堆。然而，換個思維和做法，贈書予有需要的家庭和孩子，則變成了一個有意義的出路。社會仍有失業、破產、貧困等民生問題，或因疫情而加劇；香港不少弱勢社群，需要我們關注；在一些窮困家庭裏，孩子們溫飽勉強，莫談擁有圖書，那對於父母而言猶如百上加斤。

沒有書籍閱讀的孩子是可哀的，文化低落的城市也是一種落後的標誌。幸虧，香港的文化人依然獻出大批圖書，溫暖孩子們的心，太值得一讚了。

# 沙皇枕套裝飾

十七世紀俄國沙皇和大牧首的房間常以精美花紋枕套作裝飾。沙皇是一國之君，大牧首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宗主教，他們所用的物品當然非比尋常。

枕套是從奧斯曼帝國時期最大的織品中心伊斯坦布爾或貝沙進口。奧斯曼帝國是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一個存在於一二九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軍事帝國，國名來自開國蘇丹奧斯曼一世的名字。伊斯坦布爾建於公元前六六〇年，一四五三年成為奧斯曼帝國首都，這座古城的紡織品早就名聞遐邇。伊斯坦布爾位處亞洲大陸最西端的黑海與地中海之間，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兩個大洲的大都市，為歐亞交通要衝，戰略地位十



文化什錦  
荃 葵

分重要，是兵家必爭之地。貝沙於一三二六年至一三六五年是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以奧斯曼帝國蘇丹陵墓和肥沃的平原聞名，也是絲綢之路臨近西方終點的主要城市。奧斯曼帝國掌握東西文明的陸上交通達六個世紀之久，直至大英帝國在十八世紀通過直布羅陀打通地中海航線為止。奧斯曼帝國外銷織品暢通無阻，織品原料如中國蠶絲、印度棉花和歐洲羊毛都源源不絕運到。土耳其紡織業歷史悠久，早在古老的奧斯曼帝國時期便享負世界級名聲，至今仍是重要工業。

土耳其的織品在帝國時期是屬於蘇丹皇室所有，受皇室嚴格管控，商賈需遵守規定才獲准製造和販賣。織品的質料、重量，甚至絲線的數量，皇室都要過問。一般商人必須得到皇室授權，才能用金絲或銀絲作為織品的圖案。上述那塊於十七世紀外銷到俄國的枕套，在俄外交接待或特別場合中使用，枕套套着靠枕，擺放在長木椅和沙皇套間的寬闊窗台上。枕套以絲絨製成，正面以光滑的金色作背景，再織上深紅和綠色的絲線，中間是大花邊飾框，四角是花莖。



▲古代土耳其編織的絲絨枕套。  
作者供圖

# 《阮途記》的俠之楚歌



燈下集  
林 遙

閱讀舒飛廉《阮途記》的時候，恰好邱華棟先生贈我一冊他的文學評論集《小說家說小說家》，大抵因我也寫小說，扉頁上邱先生遂寫了句「小說家創造世界」。這句我很喜歡。一個寫小說的人，若他的文字可構築一個獨有的世界，其筆下人物可在現實和虛構中任意往還，那麼這本書也就成了。

《阮途記》九篇，跨越文體，是舒飛廉「野心」的實驗，重構江湖，是他華麗的冒險。

縱覽武俠小說的發展歷史，如何結構一個獨特的「武林」，一直是一代又一代武俠作家追求的夢想。這個虛構的世界，有着與現實相關的道德準則，也有獨立的「法外世界」，人物活動的空間，與現實的世界，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有浪漫傳奇的想像。

舒飛廉是湖北人，《阮途記》以洞庭湖為舞台，有君山島，有桃花源，也有雲夢澤，他以文字，歡快地唱着一曲家鄉的「楚歌」。明人吳敬盛說：「江漢若帶，衡荆作

鎮，洞庭雲夢為池」大氣磅礴寫活了楚風。地域文化的因素，會長久地影響歷代文學的素質和氣質，中國文學一上路，便和地理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楚辭》即是「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據此，舒飛廉其實在復活其家鄉的原生態文化景觀。

楚地有天然神秘文化的因子，是由該地區獨特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長期孕育的結果。舒飛廉對於家鄉的風物自然諳熟於心，他曾經在《飛廉的村莊》《風土記》系列散文中，有過細緻的描繪，其用筆準確，竟然增減不得。迨至小說，舒飛廉拓展了關於故鄉的想像，轉而成為傳奇化的寫作。

既云傳奇，從語意上理解即是指對奇聞逸事的記錄與敘述，而就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來看，其要旨之一則是以生動的情節來講述動人的故事。傳奇的關鍵在一「奇」字。

舒飛廉筆下的趙文韶（《續齊諧記》）、芸娘（《浮生六記》）、袁安

（《後漢書·袁安傳》）其來有自，甚至舒飛廉自己的名字，以及「木劍客」也出入其間，化用了若干中國傳統筆記小說的元素，卻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想像瑰麗，別作傳奇。

在發揚傳統小說「傳奇」這一特質之後，舒飛廉執拗地將寫作重點落在書寫人在世俗的困境上。為此，我捏了一把汗。但也讓他這一系列小說，除了能見諸《九州幻想》《飛·奇幻世界》《今古傳奇·奇幻版》，更能亮相於《山花》《小說界》《西湖》這樣的刊物中。

唐人在「有意作小說」時，已經具有生活化、言情化，甚至世俗化的意蘊，及至明清戲曲傳奇，乃至再後來的《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都是在「世情」上與傳奇相通。是以，傳奇並不能採用「實錄」筆法。而「實錄」之「實」，非僅生活環境，更在人性。魯迅也言：「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

# 華富邨的黃昏



市井萬象

位於港島西南邊的華富邨一直享有「平民豪宅」之美譽，這裏亦是本港一個觀賞日落的好地方。但隨着華富邨即將重建，由懷舊屋邨襯托的獨特黃昏美景即將成為回憶。

圖、文：遂初

# 二〇二一的告別



君子玉言  
小 杏

社區小公園裏，紫荊花落英灑了滿地，一地粉紅。抬眼望去，兩棵巨大的紫荊樹，與其他樹木一起，幾乎遮蓋了小公園的籃球場、涼亭、健身區域。這個城市，比比皆是恣意漫生的參天大樹，與「螺螄殼裏做道場」的建築特色形成鮮明對比。樹木顯得特別巨大磅礴，舒展大氣；公園道路顯得特別纖細緊湊，見縫插針。

海味舖門口，年紀不小的老闆模樣的人在收拾東西。旁邊一把輪椅，坐着一位更老的婆婆，看起來是母子倆。老母親一邊看街景一邊看兒子做生意，兒子一邊做生意一邊陪母親。前來購物的年輕人，身着短褲人字拖，與婆婆的羽絨服棉鞋也是鮮明對比。

聖誕節期間的香港，中環寫字樓下、海邊草坪、天橋、公園，到處可見三五成群的外傭。穿着自己民族的長裙，噁哩哇啦講着自己的母語，逛街野餐聊天，敲着手鼓跳舞，鼓點穿透鬧市喧嚷，行人的腳步也不自覺地帶了節奏。酒店的staycation爆滿本地客。夜晚街頭時有暢飲後呼嘯遊蕩的西人。小酒吧晚上十點後才開始迎來客流高峰，一桶冰啤，兩友對酌。亦有人夜半牽狗閒逛——這個時辰，不知是狗狗與主人誰不想睡，是互相成全還是互相遷就？也許動物都習慣了這個城市和主人的節奏，成了香港不夜城之「不夜」元素。

有鮮花店掛起明年春節、情人節的營業時間表。這一絲絲信息起初未以為意，當我起筆寫作本篇時，才發現：這是二〇二一年最後一篇了。本周六就是二〇二二年了。

人們已經開始回顧一年大事。雖說疫情肆虐兩年仍未看到盡頭，但每一個經歷過二〇二一年的人，不得不說這確實是值得銘記的一年。於我們的國家，更是精彩紛呈的一年。

在香港，媒體也在回顧一年大事，但一如這個城市一向的七嘴八舌特點，所謂「大事」眾說紛紜，難有共識。一些榜單上，男團掀起全城追

星熱潮、特區政府派五千元消費券振興經濟、中環街市活化重張、××豪宅創亞洲最貴紀錄等赫然在列。品味視野「很香港」。

毋庸置疑，這一年是香港撥雲見日、曙光初現的青史級年份。三月，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用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原則。新選制下的兩場重大選舉，一千五百人的選舉委員會、九十席的第七屆立法會先後於九月、十二月順利完成。香港正步入休養生息、良政善治的新時代，也是小城的大時代。

對於個人，這一年，一座小城廝守到底，出也香港，入也香港。父親故去二十載，母親兩年未見，小寶兩年未見，只能遙祭敬拜，隔空思親。維港雲海又陪伴一年，總體上霧靄多霞光少，不如去年好看，但這不捨晝夜的相伴亦是香港給予的一片溫情。

許多事情，當初在經歷過程中，驚心動魄、焦慮憂心，到了回首之時，卻理性得近乎無趣，波譎雲詭的起伏藏入平淡如水的文字，古今諸事，俱付笑談。只有自己知道，經歷過後，變作了精神的筋骨。也有許多事情，當時只道是尋常，時過境遷後沉思回味，卻發現點點滴滴，彌足珍貴，難遇亦難求。

一次次回首展望，有的人變得更加厚重沉靜，有的人流於庸常世俗。一年年奔波勞頓，於有的人是蓄勢修煉，於有的人是消磨空耗。對於史冊，不論日子過得多麼雞零狗碎，總



▲本周六即將踏入二〇二二年。

資料圖片

「世情」與「傳奇」相逢，《阮途記》丟開了世俗恩怨、江湖仇殺、快意恩仇、為國為民，取而代之的是對生命的本質以及存在意義的追求和探索。

《阮途記》當然來自《晉書·阮籍傳》：「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王勃也在《滕王閣序》中說：「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武俠小說大幕已垂，似乎已至窮途，可發一哭，而舒飛廉卻在此時，盤膝獨坐洞庭湖畔，彈劍而歌，奉獻出了一本綿延十載的小說集，重構「武俠世界」，別開生面，燭照前路。

閱讀時，驟然發現「翠柳街」，不禁莞爾。二〇一九年，我去《長江文藝》編輯部做客，才發現湖北文聯、作協、《長江文藝》《中國楹聯報》，包括《今古傳奇》大樓，都在翠柳街一號。當年，舒飛廉正是在這裏開始了《阮途記》系列江湖奇談的構思和寫作。不知今日的舒飛廉，拿到《阮途記》樣書時，是否會想起那棟大樓和那塊翠柳街一號的牌子。一笑。